

◎熊召政／诗书

◎王宽／题画



楚人入秦記



西安出版社



楚人入秦記

卷之四



◎熊召政／诗书 ◎王宽／题画



楚人入秦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人入秦记/熊召政著; 王宽绘.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80712-746-8

I. ①楚… II. ①熊… ②王… III. ①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6235号

楚人入秦记 熊召政\诗书 王宽\题画

出版人: 张军孝

责任编辑: 陈凡 何岸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话: (029) 85253740 85210377

邮政编码: 710061

网址: www.xacbs.com

印刷: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1092mm 1/16开

印张: 5.5

版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12-746-8

定价: 4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诗书画意总关情

——为熊召政、王宽诗书画合集序

吴克敬

何以解忧？在三国乱世里，枭雄曹操依赖的是杜康酒。到了今日，没人敢和曹操攀比，武既如此，文亦如此。但谁没有忧愁呢？贵为魏武帝的曹操有，贱为乞丐的人也是有的。的确是，所以为人，忧愁就如喜笑一样，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呢。就像现在的我，大的忧愁不好说，小的忧愁还是会不择时间、不择地点地袭扰我的。我用什么来解忧呢？恕我胆小，不敢剽窃曹操的发现，就只有自己去摸索了。我摸索的结果是，阅熊召政诗书，读王宽画意，倒是一桩很能解忧的乐事。

当然，最好是现场的阅读，那样的话，效果会倍加来劲。

2007年的暮冬时节，因为《羊城晚报》的约请，我为他们写了篇《缘结熊召政》的文章，老实记忆了我和这位仁兄的情谊。大家知道，以四卷本长篇小说《张居正》摘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他，其实先是以诗而名世的。那时的他在楚地一个叫英山县的文化馆做群众文化辅导工作，我亦在秦岭北麓的扶风县文化馆与他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出身木匠世家，我也木匠世家出身；他会

一点木制手艺，我又粗通绳墨制作。许多的相同，让我对他心交很久，却无法促膝面谈。但我的心告诉我，我是热爱上了他了，并且又还热爱上了他的文字。我默默地阅读着，到了1980年，从《长江文艺》一月号上读到了他的诗歌《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我的心像是遭了电击，一下子狂跳起来。一时之间，全国轰动，几乎所有的报刊都有转载，二百一十八行的诗作，到后来整理诗评文章，竟然达三十余万字，而且可以肯定的说，未收集的评论文字绝对不止那个数。

理所当然，那首诗为他赢得了荣誉，在1979~1980年度全国中青年优秀新诗评选中，获得了大奖，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界的地位。我敢说，中国的文学史在他跟前是绕不过去了，因为《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这首诗，还因为二十三年后出版又获大奖的《张居正》这部长篇历史小说。

我敬佩熊召政的新诗，并敬佩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此外还敬佩他的历史随笔和古体诗歌，以及他妙笔独运的书法。

很幸运地，在我从新闻岗位转移到文学的阵地上来，因为友人的一次聚会，使我认识了心仪已久的熊召政，并迅速升华为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记得2007年10月6日那天，他带着《风云三国志》摄制组自武汉出发，经南阳入陕西商洛，路上我俩通了电话，预计下午六时即可到达西安，而我刚好为他洗尘接风，然车过丹凤县入太白的山中，道路窄陡不说，偏又大雨不止，及

诗曰：

故人迎我曲江头，惆怅关西雨不收。

半日渭河消复涨，一行楚雁去还留。

天涯咫尺蓝田路，风雨栖迟太白秋。

夜半勞君仍久候，重逢一揖笑牽牛。

随着我俩友谊地进一步加深，他在此后的日子，多次入秦，我陪着他又去了翠华山、磻溪等地，他亦摘章拈句，为我和我的家人书墨了几首让人思之心动、目之亦心动的诗书作品，装了镜框，并排悬挂在我家的客厅里，成了到访我家的朋友们评论着并羡慕着的景象，为我家争分不少。

有人说了，在中国的文学圈子里，书法出众的有两位，北是贾平凹，南是熊召政，我以为此说不谬。近些年，他一个楚地才子，不断地入秦而来，与友人交，也与经济界和其他艺术门类的朋友相交，都是他口占手摹，为他的朋友书写了许多情难以却的诗文。这既是对朋友的一种馈赠，更是对他入秦的一种记录。

他打算把他入秦的诗文，以书法的方式出一本书，我插话了，说可以配上画一起出的。他欣然同意，我即力荐了画家王宽，以为他二人书画同辉，是可相得益彰的。

高原汉子王宽，纯然性情中人，喝酒大碗的最妙，吃肉大块的最好。就像贾平凹先生说他的那样：“王宽是有才情的，又极勤奋，他的书法宽博滋润，画作则秀中有骨，意识现代，笔墨鲜活，观之遐想无限，陕北豪放地生人，艺术竟如此清明，日后必有大气候。”惜墨如金的贾平凹，把对王宽的评语用他那秃得犹如雕刀的笔锋，刻写在一纸白宣上，极见功力，又极见感情，可以说贾平凹是极赏识王宽的。我与平凹兄同事，回想他一生操弄文字，且又兼及书法绘画，他对谁这么慷慨过呢？也许有，但一定不是很多。后来，我又陆续品读了一些人对王宽的评价，有说他的绘画“气韵生动”、“山舞银蛇”的；还有说他“延续了一种灵动自由的活力表现”，“展示了自身对人生的体悟与思悟”。这么评价王宽，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过，而我最为欣赏的是这两句评价他绘画的言语：

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

绿水本无愁因风皱面。

初识王宽，初识王宽的绘画，在我胸臆中反复轰鸣着的，总是这诗意的概括。后来，再见王宽，观画，闲聊，吃烟，酌酒，耳际还要突然反

复的轰响，让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可否罹患了重闻症。我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知道，我所以出现这种幻视幻听的问题，概由于我倾慕于王宽做人的大气豪迈，和王宽作画的凛冽脱俗。

泼墨为山，留白是雪，静悄悄地，我站在王宽的身后，看他在画一幅“珠花瑞树琉璃界，岁日惊心去难留”的《南山飘雪》图，我以为他身在自己的画室里，心却在终南深山的雪瀑中。他凝神在一页雪样的纸宣前，如同山神的灵魂附着了他的身体，笔到处，奇峰突兀，巉岩孤悬，树木挺耸，人家隐现，不一会儿，即已满纸气象，让人真要拍案叫绝了。而且，我是真的情不自禁，为纵情挥洒的王宽叫了好呢！这幅画，他收在《新美术》王宽专刊里，被他刻意地安顿在头题作品的位置。在这期专刊里，山水画占了很大的分量，山水画中的雪景图又占了很大的分量，这是我所乐意见到的。对于王宽而言，他绘画的体裁十分广泛，花鸟是来得的，人物是来得的，而且都还来得异常精妙，很有他的特点。但我最为醉心的，依然是他的山水，以及他山水中的雪景。

在我的收藏中，就有王宽的雪景山水《故乡晴雪》、《雪染终南山》、《疏篱瑞雪》几幅画作，心痒的时候，我会找出来展读的，反复的展读揣摩，我以为王宽该是雪雕的呢！那么纯粹，那么雅洁，山是他的骨骼，雪是他的灵魂，雪填着山，山担着雪，踏雪攀山的是执着的王宽。由是我见，王宽在画室里与雪和山起舞时，他总会不

王宽

能自禁地要停顿那么一小会儿，把笔墨抛在一边，双手捂在嘴上，轻轻地哈一口气，然后双手交错，或疾或徐地搓磨一阵。他那是摩拳擦掌吗？非也，他是在揣摩山的万端气象，雪的无尽气韵。一纸焦墨，几点淡彩，任凭王宽自由自在地涂抹了，再加上他娴熟的皴、擦、点、溺，不敢想象，也想象不到的一幅幅美不胜收的山水雪景，便霸占了我的眼睛。

我热爱着王宽，热爱着他的绘画，有机会把他和我同样热爱的熊召政先生拉扯在一起，合璧为一部诗书画的著作，该是他俩的一段佳话。拽绳结媒的我，可是太高兴了，为此我要感激他俩。同时还要感激张军孝和陈维礼两位贤达，他俩是促成此书出版的最为得力的人物。

2010年8月18日西安曲江

目 录

诗书画意总关情

——为熊召政、王宽诗书画合集序

谒黄帝陵	一〇
经杀虎口渡黄河入府谷	一二
赠陈忠实	一四
谢平凹兄赠汉代小陶羊	一六
登五丈原怀诸葛亮	一八
西安华商报《文坛演义》百期纪念	二〇
赠吴克敬	二二
参观汉阳陵博物馆	二四
丁亥仲秋过凤县	二六
游紫柏山题张良庙	二八
初到汉中赠文友王蓬	三〇
寻石门不见	三二
登翠华山	三四
题姜子牙垂钓台	三六
游西安草堂寺	三八

游终南山净业寺	四〇
与平凹兄同游蓝田	四二
颂长安新气象	四四
游西安曲江池遗址公园忆盛唐气象	四六
芳林苑席间即赋	四八
晨起书此赠声春兄	五〇
初登乐游原	五二
赠马永庆	五四
过潼关口占	五六
雨中“曲江别馆”开馆	五八
听刘志刚先生弹古琴	六〇
听琴书问爱民老弟	六二
暴雪中过风陵渡赠东风老弟	六四
登鹤雀楼答西安诸友	六六
蒋新伟招饮于西安南城，席间赋此	六八
前 生	七〇
庚寅春节王锋自西安寄诗贺岁，复以诗答之	七二

文涛先生设宴“大唐芙蓉园”贺年，吟此答谢

七四

春节入净业寺 七六

新大明宫词 七八

题王宽画意（一） 八〇

题王宽画意（二） 八二

赠军孝先生 八四



诗书画意总关情

——为熊召政、王宽诗书画合集序

吴克敬

何以解忧？在三国乱世里，枭雄曹操依赖的是杜康酒。到了今日，没人敢和曹操攀比，武既如此，文亦如此。但谁没有忧愁呢？贵为魏武帝的曹操有，贱为乞丐的人也是有的。的确是，所以为人，忧愁就如喜笑一样，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呢。就像现在的我，大的忧愁不好说，小的忧愁还是会不择时间、不择地点地袭扰我的。我用什么来解忧呢？恕我胆小，不敢剽窃曹操的发现，就只有自己去摸索了。我摸索的结果是，阅熊召政诗书，读王宽画意，倒是一桩很能解忧的乐事。

当然，最好是现场的阅读，那样的话，效果会倍加来劲。

2007年的暮冬时节，因为《羊城晚报》的约请，我为他们写了篇《缘结熊召政》的文章，老实记忆了我和这位仁兄的情谊。大家知道，以四卷本长篇小说《张居正》摘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他，其实先是以诗而名世的。那时的他在楚地一个叫英山县的文化馆做群众文化辅导工作，我亦在秦岭北麓的扶风县文化馆与他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出身木匠世家，我也木匠世家出身；他会

一点木制手艺，我又粗通绳墨制作。许多的相同，让我对他心交很久，却无法促膝面谈。但我的心告诉我，我是热爱上了他了，并且又还热爱上了他的文字。我默默地阅读着，到了1980年，从《长江文艺》一月号上读到了他的诗歌《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我的心像是遭了电击，一下子狂跳起来。一时之间，全国轰动，几乎所有的报刊都有转载，二百一十八行的诗作，到后来整理诗评文章，竟然达三十余万字，而且可以肯定的说，未收集的评论文字绝对不止那个数。

理所当然，那首诗为他赢得了荣誉，在1979~1980年度全国中青年优秀新诗评选中，获得了大奖，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界的地位。我敢说，中国的文学史在他跟前是绕不过去了，因为《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这首诗，还因为二十三年后出版又获大奖的《张居正》这部长篇历史小说。

我敬佩熊召政的新诗，并敬佩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此外还敬佩他的历史随笔和古体诗歌，以及他妙笔独运的书法。

很幸运地，在我从新闻岗位转移到文学的阵地上来，因为友人的一次聚会，使我认识了心仪已久的熊召政，并迅速升华为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记得2007年10月6日那天，他带着《风云三国志》摄制组自武汉出发，经南阳入陕西商洛，路上我俩通了电话，预计下午六时即可到达西安，而我刚好为他洗尘接风，然车过丹凤县入太白的山中，道路窄陡不说，偏又大雨不止，及

诗曰：

故人迎我曲江头，惆怅关西雨不收。

半日渭河消复涨，一行楚雁去还留。

天涯咫尺蓝田路，风雨栖迟太白秋。

夜半勞君仍久候，重逢一揖笑牽牛。

随着我俩友谊地进一步加深，他在此后的日子，多次入秦，我陪着他又去了翠华山、磻溪等地，他亦摘章拈句，为我和我的家人书墨了几首让人思之心动、目之亦心动的诗书作品，装了镜框，并排悬挂在我家的客厅里，成了到访我家的朋友们评论着并羡慕着的景象，为我家争分不少。

有人说了，在中国的文学圈子里，书法出众的有两位，北是贾平凹，南是熊召政，我以为此说不谬。近些年，他一个楚地才子，不断地入秦而来，与友人交，也与经济界和其他艺术门类的朋友相交，都是他口占手摹，为他的朋友书写了许多情难以却的诗文。这既是对朋友的一种馈赠，更是对他入秦的一种记录。

他打算把他入秦的诗文，以书法的方式出一本书，我插话了，说可以配上画一起出的。他欣然同意，我即力荐了画家王宽，以为他二人书画同辉，是可相得益彰的。

高原汉子王宽，纯然性情中人，喝酒大碗的最妙，吃肉大块的最好。就像贾平凹先生说他的那样：“王宽是有才情的，又极勤奋，他的书法宽博滋润，画作则秀中有骨，意识现代，笔墨鲜活，观之遐想无限，陕北豪放地生人，艺术竟如此清明，日后必有大气候。”惜墨如金的贾平凹，把对王宽的评语用他那秃得犹如雕刀的笔锋，刻写在一纸白宣上，极见功力，又极见感情，可以说贾平凹是极赏识王宽的。我与平凹兄同事，回想他一生操弄文字，且又兼及书法绘画，他对谁这么慷慨过呢？也许有，但一定不是很多。后来，我又陆续品读了一些人对王宽的评价，有说他的绘画“气韵生动”、“山舞银蛇”的；还有说他“延续了一种灵动自由的活力表现”，“展示了自身对人生的体悟与思悟”。这么评价王宽，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过，而我最为欣赏的是这两句评价他绘画的言语：

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

绿水本无愁因风皱面。

初识王宽，初识王宽的绘画，在我胸臆中反复轰鸣着的，总是这诗意的概括。后来，再见王宽，观画，闲聊，吃烟，酌酒，耳际还要突然反